



「《70》雜誌有名編輯叫簡老狗，有天，佢個黑板仔度一邊畫一邊講：資本主義同以往嘅制度一樣，有佢嘅上升周期，螺旋型嘅，愈收愈窄，到咗頂就會爆裂……」

有人說，發展主義消費主義什麼什麼主義達致最後的狂飆，物極必反，香港人也開始追本溯源，重新嚮往質樸的話語。口耳相傳講故事可謂此中表表者：它既是最古老的經驗傳承，盤古初開便已出現的藝術實踐，也是香港近年曾嘗過聽／說故事的大小朋友皆稱頌的新鮮體驗。

■初哥也上場：講古佬的願望就是更多人臥虎藏龍做講古佬講古婆：「可以述說社區的艱難，但不要吐苦水，而要想像和創造。」雄仔叔叔說。黃靜攝

文化專題 黃靜 wongching@hkej.com

# 魔幻·流浪·庶民經驗的復生

## ——香港，講故事人

雄仔叔叔（阮志雄）說起螺旋形資本主義爆破的故事——張嘴編造真假難辨的城市魔幻寓言。他已在「物極必反」的十多年開展了講故事歷程。6月中，雄仔叔叔將演出獨腳故事劇場《麵包與黑玫瑰——世代接力的情詩》，迴旋於父親、社運、革命、講古、童心之間，檢閱「香港，一個講故事人」的前半生。

雄仔叔叔不是香港唯一的說故事人。在大小教育和社福機構裏，總有各樣以輔助育兒、心理治療為目的說故事人，但他們多少是教育建制規訓工程中的含糊角色。他們之中，大概只有雄仔叔叔如此接近傳統的講古佬，擔機仔指手劃腳，用故事搭建比螺旋模型更不真實、也因此更為真實的世界。

### 乘着馬車從過去歸來

「我近來在構思，想不同社區都有人開始說故事，發酵出社區講故事（community story telling）的可能。首先透過社區文化發展中心（CCCD），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（JCCAC）嘗試凝結深水埗街坊，發掘臥虎藏龍的故事佬故事婆。」今天老社區的文化專頁團、社區拍攝、寫作計劃如雨後春筍。老社區急速消亡、自認為蒼白的下一代飢餓歷史，汲汲回溯當地一時風貌。

「但假若被困在物理空間，只集中社區發生過的物事，那麼歷史史實的蒐集，或許容易停留在懷舊層面。」雄仔叔叔希望社區故事不再依附硬邦邦或懷舊式的史實。多些想像、情感滋養，令故事和歷史生長。

雄仔叔叔像香港其他全職講故事人那樣，天天穿行於港九新界的學校、社福機構，面對幼兒、中小學生至大人。他形容自己有些像「歐洲中世紀穿州過省坐着馬車去講故事的人」。社區既紮根也流動，故事人隨教學群體游移而非地緣社區。

傳統的說故事人，既有古卜賽、江湖賣藝、航海家等流徙者，引入外界風尚聞見；亦有植根土地者，如村鎮長老、智者或藝匠，向後代重述祖先傳說。十九世紀學者

雄仔叔叔在皇后碼頭被拆後的工地。他曾在二〇〇七年保衛皇后碼頭運動現場說了很多深水埗的故事。「我在思考這些社區故事和社區的聯繫。」黃後耀攝



班雅明在《說故事的人》（The Storyteller）一文所說，真正使故事發展出歷史的寬博者，乃是流徙者和在地人的結合——後來的講故事人，是對家鄉傳統有所掌握，又有相當遊歷的歸客，他們才有足夠智慧和歷練，把一個地方的本土性發現和昭示。

雄仔叔叔就是歸來的人。成長於深水埗福榮街，街上燙衫的阿婆，鹹水草吊住大魚在街市行走，講街坊壞話，在沙地乘涼……「如此這般，構成我和世界連接的質地。」長大後，雄仔叔叔迷失於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浪潮和人生目標中，曾留英、加，到歐法浪遊，讀馬克思、「追尋」捷古華拉，而更多時候塞在朋友的爛車裏，夾着車門「飄車」。八十年代末回港，做報館、民眾劇社、進中英劇團，在意識形態劇和劇場規範裏游離。從小朋友身上發現的講古興味漸漸發酵，1994年成立慢慢走故事工作坊。流浪和社區經歷相互交織，成為他多年講古養分：草根社區為生存存存條條的掙扎，要小便宜小古惑不過人情，雄仔叔叔讓它們以魔幻之姿介入現實。

雄仔叔叔說，小時在北河街被惡胖子追趕，跑到樓梯頂，撞開住戶門口卻整個人飛了出街，原來以前的舊樓總是毫無預告下被劈開兩邊。恐懼之間，他靈機一動，學鳥拍翼，起飛了。他又說到曾路經解體前的南斯拉夫，遇上吉卜賽Bishuka衣領上的黑玫瑰，革命開花。後來他和Bishuka重逢，向Bishuka介紹身上黏着像水蛭的東西，名字叫做「雄仔叔叔嘅古仔」……

「假」由大量細節支撐構成實感；又同時消融常識裏的「真」。聽眾只管大笑，有時連雄仔叔叔也混淆了虛實。「惟 genuine feeling（真實感覺）存留。」

### 斷裂與否？一因為亂講，所以魔幻

班雅明指，講古沒落，和小說興起以及後來大行其道的大眾傳媒有關。小說個體而孤立的創作和閱讀過程，傳媒把事件「資訊化」、時效與搶眼事件為先，令「經驗」，尤其是非關經濟軍事大勢或權貴成功之路那類的個人、在地經驗失去了價值。講古傳遞此種經驗，當然亦隨之消亡。多年在第三世界搞民眾劇場、社區文化發展中心總幹事莫昭如曾說，被壓迫的人就是不容許說自己故事的人。

七十年代以前，故事仍在香港的街頭巷尾，賣藥、賣武



■消失與殘留：觀塘的「藍田惠海小巴士站」、深水埗碼頭的海風。

的講古藝人隨處可見。香港城市書寫的重要作家、文化人葉輝細數當年，「最著名的講古佬有廟街的『半日窮』，專說《我是山人》等武俠故事或陳夢吉為小民打官司事迹。人人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；這些故事都在宣洩小市民由晚清、民初滑入現代時期的生活壓抑。另外有個叫『耶穌』，鬚髮皆長，邊說故事邊『立頭』邊賣髮乳。」南音說唱也嵌進大眾心扉；當然還有極受歡迎的電台天空小說，「好像至七十年代初完全被集體演出的廣播劇取締。」

六十年代電視台開播，還會改編民間傳奇，「後來再去做這些當然沒人看。街頭講古愈來愈少，只見新界圍村在節慶才特意找老人在樹下講古……口耳相傳不可能傳達《尤利西斯》般複雜的心理描寫。五六十年代以後，報紙連載三毛錢小說，借簿本小說也很流行，『聽』故事不再受環境限制。網絡流行、全球化、城市化以後，外面世界愈來愈不新鮮。圍村人口外移，沒甚古仔流傳下去。在現代世界說故事，可能要說回城市生活中視而不見、聽而不聞、沒有感覺的東西，將處境陌生化，時空轉移，才可吸引人聽。」

大家常說小朋友天生愛故事，但長大以後卻個個都像個呆子，毫無想像力，只怕連陌生化的故事也說不來。這當然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擊逐集體的明顯徵候：「我讀小學有故事課，以前一直都有：到二年級就沒有了。幸好我三叔喜歡說故事。我第一次跟小朋友說的『月亮跟你住』的故事，就是三叔跟我說的。四十年前，我清楚記得在北河街往深水埗碼頭那段路上，三叔跟我說，『雄仔你曳呢，月亮就跟你住』。」雄仔叔叔裝出三叔嘍的老牛聲，哈哈笑着，彷彿得意地說：故事才不輕易斷裂掉。

班雅明提出故事的「可被覆述」。不少民間傳奇在各個時空改編成文字、戲劇等以重生。但講古的即興、直接互動明顯異於其他藝術形式。雄仔叔叔常因為親眾打岔而臨場加入人物、更改情節，「我三叔講中國神話，不熟悉所以亂講：埋下我亂講的種子。亂講帶出很重要的質素，就是遊戲精神。」沒小說般孤獨，又沒戲劇那樣由台前幕後布置而成的儀式感；講故事，語言隨性、格調庶民、道具極少、以聲音演練為主，刻制身段為輔，是一趟抽象而親切的旅程。若遇到如雄仔叔叔那樣能圓熟把握節奏的故事人，大家就會彷彿進入「連結在一起，飄飛」的氛圍。

「其實，社會運動說改變社會，就是扭轉『把人文拿走』的現局。今天我們不滿意屏風樓，屏風樓擋住了風。當年深水埗街坊，炎夏擔機到騎樓底、坑渠邊，一字排開

，就等八九條街後的深水埗碼頭的風吹上來。你說有多美好？所以我今天說這些海風的故事。故事其實還未完：那些年輕時曾乘涼的七八十歲阿伯組成遊擊隊，深夜拿着刀鋸鋸掉那些海邊屏風樓。哈哈！」屏風樓倒下，雄仔叔叔的北河街故事仍是要說下去。

葉輝說，故事永遠離不開「地方」。記憶就是在過去的時間、消逝的人遺留在地方的所有。「我們要談的是地方感（sense of place）。彼時彼人和今天對照。我們是否沒有了當時的一些質素而變成現在這般的生活狀態？尤其在這世代，地方感就跟我們生活裏的煩躁、不合理、壓迫展開對話。」

### 親切而抽象的經驗傳承

「地方感」源自抽象經驗與情感的傳承。雄仔叔叔跟將軍澳八十後說故事，新區新人。「有人跟我說，你講的階梯他們都未見過，你說的花紋窗門他們都未摸過，大家不會明白。我說不要緊。我在這些磚上跳過繩，感覺過這種階梯的涼快，若我把那涼快的經驗呈現，只要他們經驗過『涼』，就能接通。」

講古佬固然有其獨特性格、與別不同的聯想形式、無法複製的人生、特定的時空的感受與回應。但藉着講故事的即興互動，故事真與假偶然的接壤，我們見到的已不再是一時一地一人的個別片斷，而是一片事件之海，宏大世界歷程之展現。此情此景，記憶與生命作為經驗的抽象高度或者就能在故事裏被整合、傳承。而透過這種傳承，聽眾或說書人才能一瞥永恆。講古仔既是具象而個別的事，但也是流浪的人總合誰和誰人生之歷史。

「講故事人的才華在於他能夠講述自己整個生命，並且把別人經驗融入自己生命裏。」班雅明說，故事就是耗盡說書人的生命，燃出溫暖的火。雄仔叔叔常說自己毫無章法的「撞進生命裏」（bump into life），投入生命各個際遇與轉折；正因為如此，令他足夠成為一個故事人。「透過故事，我想建立非消費但豐富的生命和生活形態——就如當年社區生活的豐富多彩。」

如今福榮街已滿街商業化食肆，雄仔叔叔口中還是當年「三毫子買三隻肥豬肉」，小雄仔眼中綠雞友誼、欺負、兇相與復氣的福榮街。「假如那些情事觸動了我，而我又把它說出來，它不就存在了麼？」在消逝中而不容許情感累積、關係建立的地方，民間的多元又可能因再被描述而重現。故事飄走又回來，會不會成為現實中難以撼動的、自由的記憶？「是我對物質、消費主義日以繼之的操控最樸素的反抗。」雄仔叔叔說螺旋形資本主義，他扭動身體，化身成大大的螺旋，手指放在頭頂指天，張口「啲」的一聲，爆了。

## 香港故事人協會「等待會員」



記者發現香港有「香港故事人協會」，於是找來會長「人仔叔叔」：「那其實是我一個喜歡故事的劇場工作者成立，意在呼召、集合故事人，但暫時未有什麼會員。若真的是說故事人，我只想到雄仔叔叔。好像在教育界吃香的菜姨姨，雖然教家長學生說故事，她亦不以說故事人自居。」

人仔叔叔從事全職說故事至少六年，之前負責劇場燈光多年，也當過市場推銷。人仔叔叔的劇場語言較重，與雄仔叔叔的詩意表達有別，但他們也同時看到故事的失落，嘗試誘發更多民間敘事，「故事從來很政治。自古以來，奸臣事迹、什麼壞官治的來龍去脈都是通過故事流傳，所以故事容易被打壓。而且，香港的公共空間概念薄弱，好像當年屯門公園唱戲曲也被告。好像我在街上做行為藝術，警察干預，原因是有人投訴『唔知我做緊乜』……只要文化藝術上回復一點開放，說故事人才有空間去講，才能有人站出來，講故事。」

## 蠢蠢欲動各路英雄：大人的浪漫

每月第三個星期三，雄仔叔叔約大家於藝術中心圍坐說故事。正如雄仔叔叔工作坊學員、補習老師阿聰說：「一班成年人學說故事，不是那麼浪漫嗎？你能想像嗎？」現場有唱戲的、教師、孖生姐妹、家庭主婦……他們的一生裏，大部分都未曾作過如此「天才表演」。但原來大家頭腦也不小，一開腔，功架、荒謬感、懸念處理，雖時有生澀，也不無獨到心思。

「雄仔叔叔不會說『溝通』，或『分享』，而是在故事裏『相遇』。」阿聰說。率性而親和正是故事聚結人們的方式，就連規矩的大人也鬆懈、馳騁起來。「還一行二十多個工作坊學員遊走華富邨，好奇我們口中的華富邨生活為何如此豐富。」阿聰的「同班同學」Heather帶記者到華富邨，工作坊有五人都在邨裏長大，且因故事而相識，合稱「華富五虎」。華富邨是十足的城區，港島僅存的瀑布，邨內劃出小販市集區，大

海夕陽、教會、幼兒園至中學……當然不缺街坊在長走廊合力捉賊等軼事。Heather娓娓道來：「在抵壘政策年代，有人蛇在海邊登陸，我們只見直升機射燈照、盤旋，後來不斷流傳什麼華明樓十樓張大窩藏人蛇，又見華清樓李生接濟了一家大小……」

小學教師周綺薇也打算全身投入說故事人行列，她已辭職，暫做「故事的蜜蜂」，希望由身邊同路者「認養」她為醫院無人探訪的長者蒐集故事、說故事的方案。八十後 playback 劇場參與者，也有參與雄仔叔叔工作坊嘉琳說，她已定下五年計劃，每周在不同社區講故事，由土瓜灣始。「但我要和街坊完成 dialogue（對話）而不是 chat（閒談）。」一種嚴肅而平等的交流，「我不是去當社工，而是期待簡單直接的溝通。



■每月第三個星期三「傳說我城」藝術中心故事聚會。「小朋友都被悶走了，現在只剩大人！」 the bookshop 提供